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二十九回 赴臨安捷報探花郎 返姑蘇幸遂高車願

詩： 胸中自信冠群儒，暫作高陽一酒徒。
平步青雲酬夙願，高車駟馬上天衢。
宮花報喜人爭羨，衣錦還鄉我不迂。
可歎無珠肉眼漢，龍駒錯認是疲駑。

老夫人和小姐送得文荊卿出門，恰好李岳南莊回來。他的意思，正來探聽文荊卿的消息。一進門，看見姪女兒翠娥交蹙，玉箸雙懸，想有些尷尬。便問老夫人道：「嫂嫂，今日姪女兒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，為著甚麼事來？」老夫人道：「他恰才送你姪女婿出門。」李岳驚問道：「姪女婿出門，往那裡去？」老夫人道：「叔叔，你卻不知道，他一來到姑蘇去探望叔子，二來又為試期將近，順便隨赴選場。他道是昨日在南莊上，先與你拜別了。」李岳道：「這個精光棍，我一向要破口罵他幾句。只說我做太輕薄了些，不如吃著現成的，穿著現成的，裝出公子心性，受用了這半世也罷。看他一竅不通，肚裡滴出來的，都是些白水。昨日同我在南莊上，那賬目上幾個筆畫略多些的字，就不認得，也替那讀書的打嘴頭，去赴甚麼選？不是譏誚他說，這樣的都要思量中舉，中進士，我小叔不知做到甚麼品級的官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我看他吟詩作賦，俱是來得，若把他說到這個地步，可不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之威風了。」李岳道：「嫂嫂，你又來說得好笑，如今世上人哪個不曉得做兩句打油詩。除是把那幾句打油詩誑騙老婆之外，難道舉人、進士也是這等騙得來的？也罷，今日到乾淨了。我這一個如花似玉的姪女兒，譬如不招得這樣一個女婿，姪女兒譬如不嫁得這樣一個丈夫，待小叔作主，別選一個門當戶對的做了東床，也替我面上增些光彩。」有詩為證：

賦性頑愚親不親，緣何屢屢只生嗔。
爭如李氏三員外，落得施恩做好人。

老夫人道：「叔叔，俗語說得好，一家女子不吃兩家茶。況且他們又是做過親的，一發說不得這句話。」李岳搖頭道：「嫂嫂，你雖是為著姪女兒是這樣說，卻不知那姪女兒又怪你說這句話哩！」小姐正色道：「叔叔，我與你是嫡親瓜葛，緣何倒把這樣的言語來嘲諷我？莫說是你姪女婿今日才出門去，就是去了一世不轉回來，我姪女兒也決無移夫之理。」李岳道：「姪女兒，你既是這樣說，只怕捱過了一個月，那場舊病要發作了。」小姐卻不言，轉身竟自進房裡去了。老夫人見小姐進去，知是李岳那幾句話兒說得不甚該當，也覺心中不快。李岳見嫂嫂臉色又有些不甚好看，便道：「嫂嫂，那姪女婿今日才去赴選，姪女兒便做出這副嘴臉，若是明日做官回來，我叔叔竟也不要上門了。他便是女孩兒生性，你是個老成人，難道不曉得，我叔叔恰才那些說話都是藥石之言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叔叔，你一向在南莊，我嫂嫂耳根頭常得清靜。一走回來，沒一日不為著姪女兒身上，絮絮叨叨，著甚麼要緊。」李岳道：「嫂嫂，我常時見你正言作色，原來是怪我小叔在家的意思。也罷，我今日依舊到南莊去，直待你女婿做官回來，再來相見。倘是明日家中又做出些甚麼不清白的事兒，那時連嫂嫂也要吃我幾句言語。」老夫人聽了這些話，氣得兩隻眼睛突將出來。這李岳也不與嫂嫂作別，歎一口氣，起身出門，竟往南莊上去了。老夫人也只得耐著氣，自進房去不提。

說這文荊卿，自與小姐分別，帶了女童，出了臨安城，但見一路上：

高陽台

煙水千層，雲山萬疊。回首家鄉隔絕，客路迢迢，難盼吳門宮闕。傷情幾種關心事。歎連宵夢魂顛越，對西鳳，斷腸淚灑，不勝悲咽。

一路上登山玩水，弔古留題，慢慢的盤桓游衍，暮止朝行，將有個把多月，方才得到姑蘇地界。女童道：「官人，記得這條路，那日同官人往臨安，今日又同官人經這條路上回來，不覺轉眼之間，又是一年光景。」有詩為證：

昔假臨安道，重經此路途。
山川仍秀麗，草木益榮敷。
無意還鄉國，有心達帝都。
公卿出白屋，姓氏起三吳。

文荊卿道：「女童，我想去年自與員外鬥氣，粉壁上題了詩句出門，立志黑貂裘敝，誓不再返故鄉，怎知又到姑蘇。」女童道：「大官人，你只記得粉壁上提詩句，卻不記得店房中拷問桐琴的時節。」文荊卿笑道：「女童，你若想到那個時節去，頓教我官人淚灑西風了。」女童道：「官人，今既到了姑蘇，再到家下也不多路，何不去與員外相見一面？」女童道：「我待回家探望一遭。只是那員外見我仍舊模樣，反要被譏諚。且待今秋後，倘得個僥倖回來，那時再與員外相見，卻也不遲。」說不了，又早夕陽西下，兩人便去投了旅店安宿。原來這文荊卿與李小姐成親後，酒量竟不比前，著實減了一半。那店小二取了一瓶酒，你看他吃了兩個時辰，還吃不完，這也是他有事關心的緣故。便吩咐女童先去睡了，他向那燈兒下，取出小姐所贈的驪詞，慢慢的細看了一會，不覺霎時間淚珠拋灑。有詩為證：

堪嗟平地風波起，鸞鳳驚分兩處悲。
半載恩情膠漆固，百年伉儷唱隨宜。
路旁野豔何心顧，篋內驪詞著意思。
若也題名金榜上，泥金報喜莫遲遲。

這文荊卿看一會，哭一會，捱了一個更次，漸漸殘燈將滅，只得收拾上床安睡。次早起來，謝了店主，兩人依舊登程。曉行暮息，宿水餐風，行了兩三個月，才進京城。但見：

皇極殿正對一輪紅日，乾清宮緊罩五色祥雲。五鳳樓前威儀整肅，紫金城裡瑞氣氤氳。三座城池，鎖住無窮王業；九重宮闕，鎮定萬古乾坤。天子聖明，宵衣旰食；臣工賢謹，有國無家；士民樂業，黎庶安生。五湖四海咸歸順，萬國九州慶太平。

正是槐黃時候，天下豪傑，捱捱濟濟，盡挾生平抱負，競吐胸中錦繡，獻策金門，皆欲奪取天下大魁。文荊卿此時正到，得赴科場，果然首登金榜。及至廷試，又中了探花，方遂平生之願。先著人竟到臨安府李刺史府中報捷。報人稟道：「老爺姓文，怎麼要報到李刺史家去？」文荊卿道：「我老爺因贅在李刺史府中，所以先要打頭報到那裡去。」報人聽得是李刺史的女婿，是個大來頭了，著實要賺他一塊賞賜。星夜飛奔來到臨安府李刺史府中報捷。那老夫人、小姐正在想念文荊卿，憂慮不能得中，忽然聽報了探花，一家喜從天降。就把報人留在府中住下，著院子竟到南莊迎請二相公回來，打發賞賜。那臨安高太守聞得文荊卿果然聯捷中了探花，滿心歡喜。一個門生穩穩拿在手裡。立時備下旗竿匾額羊酒花紅，親到李府恭賀。

說這李岳自與老夫人爭競出門，果然許久竟不回來，聽得文荊卿報了探花，追悔無及道：「古人云，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難將斗量，果是不差。我今若是回去，免不得要說幾句勢利話兒，卻不反被嫂嫂、姪女兒暗中冷笑，只說我是趨勢附炎的。但當今之世，到是勢利些的還行得通，且回去看個分曉。」連忙備了許多禮物，趕將回來。只見堂前喧鬧開吵，都是各鄉宦家來恭賀的。李岳一走進門，見了小姐，深深唱喏，趨奉不已，道：「探花夫人，小叔特來賀喜。」小姐笑道：「叔叔說那裡話，向日若非叔叔深謀奇計，你姪女婿焉能有今日！」老夫人道：「叔叔，如今一來也得門當戶對，替你面上爭了些光彩；二來我嫂嫂也省得吃你的言語。」李岳慚愧無地，道：「嫂嫂，君子不念舊惡。你若重提舊事，教小叔顏面何存？」小姐道：「今日接叔叔回來。要你打發報人，卻不必把是非爭辯了。」那李岳巴不得脫身出來，聽小姐說了這句話，勉強笑了一聲，疾忙走出堂前，便與報人相見，遂把文

荆卿捷中探花的緣故，仔細詢問一遍。那報人就要起身，老夫人再四款留不允，只得重重酬謝出門。你看這李岳，見姪婦婿中了探花，把哥哥在日勢錄依舊使將出來。從此出入不拘遠近，就要乘馬坐轎。那些臨安城中的人，見他當日是刺史兄弟，如今是探花的叔丈，愈加奉承幾分。他便到南莊上，也去豎兩根旗桿起來。正是：一人有福，挈帶滿屋。這不在話下。

那文員外自他姪兒不別而行，各處遍訪，竟不知些蹤跡。忽見廷試錄上第一甲第三名，文玉字荆卿，姑蘇人。心中便有十分疑惑，暗想道：「天下同名同姓者雖多，哪有這都圖籍貫一些不差的。又有一說姑蘇城中，只我文家一姓，哪裡還有外族，這多應是我酒癡生的姪兒了。」文員外正在將信將疑之際，只見京中下書人到，口稱送文探花家報。忙到堂前，接了來書，一一詢問，果是姪兒中了探花。霎時間疑城始釋，心花頓開，遂把下書人請進客廳，款留茶飯，便拆開書，從頭一看，上寫著：

不肖姪玉，自違慈顏，已經三載。蹤跡不定，溫涼之禮既疏；湖海久羈，甘旨之供已缺。雖切孝思，實招物議，不肖莫大，負罪良深。幸得分花官裡，食粟王家。雖祖宗之福庇，實叔父之義方。准擬，新秋告假，馳驛還鄉；專人走報，不盡欲言。

叔父大人尊前

不肖姪玉頓首百拜

文員外看了書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謝天謝地，這是我文門有幸了。」連忙進去，取出白銀十兩，送與下書人，辭謝而去。次日姑蘇太守得了試錄，恭送旗扁，以表其門，又建探花牌坊。文員外大喜過望，把門楣改得齊齊整整。那些姑蘇城中的，有曉得的，說是文安員外的姪兒中了探花，應得光表門閭。有那不曉得的，說文安員外何曾有這樣一個姪兒，畢竟是扳認的。到了八月中旬，文探花奉命冊封，便道還鄉。文員外聽說姪兒回來，不勝欣躍，親自出城迎迓。你看那郡中官員，沒一個不來謁見。文探花到了自家門首，只見改換門閭，鼓樂喧闐。有詩為證：

錦衣今日還鄉故，門第堪容車馬行。

試問當年題壁者，探花即是酒癡生。一直進到中堂，下了轎，先向叔父面前拜謝幼年撫養之恩。員外回答不及道：「賢姪今為天衢貴客，愚叔當以禮見才是，何敢轉加僕僕之勞，豈不折殺我乎！」文探花道：「小姪向年若非叔父大人良言激勵，必沉溺於糟粕中矣。幸得今日金榜聯登，宮花寵賜，雖然得沐皇恩，實叔父大人所賜。」員外道：「賢姪說哪裡話。愚叔雖是向年有幾句言語，不過要賢姪矢志功名的意思，但恐人生不能立志。今日賢姪功德已遂，志願已酬，誠所謂肉眼無珠，好人未易識耳。便沉溺糟粕中，亦何害生平矣。」文探花笑道：「叔父，若提起前言，令小姪赧顏無地。只是一件，幸得駕高車，返故土，雖然得酬素願，猶未得償叔父大人二十年來撫養深恩，如之奈何？」文員外道：「賢姪，豈不聞『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』，雖是愚叔撫養你成人長大，還念身體髮膚，受之於父母。今賢姪皇都得意之時，正父母泉台瞑目之日。須早擇良辰，到他墓前祭奠一番，以盡人子之情才是。」文探花掩淚道：「叔父大人，小姪在襁時，一理椿萱盡喪，可憐生不能事，死不能葬，真大不幸也。今日便以五鼎薦祀，固小姪分內之事。奈何匆匆到家，交接事煩，無頃刻之暇，暫消停幾日，整備性禮，虔誠祭奠便了。」文安員外道：「賢姪，愚叔還有一句說話，只是難好啟齒。」文探花道：「我與叔父大人，分雖叔姪，恩猶父子。家庭之間，有話不妨明示。」文安員外道：「所慮一件，古人說得好：『男大當婚』，又云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。賢姪如此青年，且喜掛名金榜，洞房花燭不可稍遲，必須早聘名門，以譜伉儷，接其宗支，豈不美哉！」文探花道：「叔父大人在上，小姪初到家中，事物紛紜，但不告而娶，一時難好奉稟，今日重蒙叔父美意，安敢隱瞞。小姪自向年偏見，出門游到臨安假寓，幸遇一段奇緣，已入贅李刺史府中了。」文員外道：「賢姪，我想李刺史府中小姐，千金貴體，非貴戚豪家不能坦腹，賢姪是異鄉孤客，行李蕭然，既無勢炎動人，又無大禮為聘，縱賢姪才貌堪誇，實非門當戶對，恐未必然。」文探花道：「小姪叨登黃甲，名列縉紳，叔父面前，倘或詐言虛誑，上何以取信於君父，又何以結交於士夫，下何以出治於百姓，所以再三因循者，其中隱情難好與叔父道耳。」文員外道：「賢姪，果然有這樣奇事，我愚叔為你喜之無盡。何不把前後事情，大略講一講，與我愚叔知道。」文探花不敢隱瞞，便把梓童托夢，與小姐樓前題詠，小姐得病扮醫，李岳捉奸，太守判婚，賈秋驚恐，前後緣由，備細說了一番。說不了，文員外便拍手大笑道：「賢姪，正是天賜姻緣，因此六合相湊。世間一飲一酌，莫非前定。既然如此，可修書一封，差人徑往臨安，一路驛遞衙門，討些人夫轎馬，迎娶姪婦到我姑蘇。大家共享榮華富貴，省得人居兩地，彼此相懸，卻不是好？」文探花道：「叔父有所不知，你姪婦是宦門弱質，從來不出閨門。老夫人只生一女，況且十分愛惜，時刻不離膝下，豈肯使他遠涉千里程途。前月已著安童先齎書去，小姪且待明日祭奠先人事畢，也就要到臨安去了。」文員外道：「愚叔的意思，欲留賢姪在家，或郡中有甚公上，順理的去講幾樁，也不妨事。這樣看起來，又成畫餅了。」說話之間，恰好安童從臨安轉來，竟到堂前，小心心先到員外跟前磕了幾個頭，又向探花面前磕頭。文員外見他戴了大頂京帽，穿了屯絹海清，竟是舍人一般，有些大模大樣，與當初在書房中伏伺的形相不同，到覺有些不認得了，便對探花笑道：「今日若非賢姪中了探花，這安童緣何帶挈得他如此齊整。正所謂，一人有慶，萬人賴之。」文探花便問道：「安童，可有回書麼？」安童稟道：「只有小夫人一封回書在此。」探花接過手，拆開一看，恰原來是七言絕句二首。其一：

羅幃寂寞幾經秋，淚雨如傾恨未休。

莫把驪詞丟腦後，東頭不了又西頭。

其二：

自從捷報探花郎，與妾多添半面光。

寄語郎君歸莫晚，誰人不羨貴東床。

文探花看詩畢，便道：「小姐，我豈是那等之人，一點誠心，惟天可表。」又問老夫人有何話說？安童復稟道：「老夫人拜上老爺，途路風霜，保重貴體。只要早早榮歸，就是萬千之喜。」探花道：「我行程在邇，何勞老夫人掛慮。」就吩咐安童，速備鼓樂性禮，準時明日祭奠太老爺，太夫人墳塋。一壁廂買舟早到臨安，毋得違誤。安童領命，疾忙打點祭禮，並各項俱已完備。次日請了叔父同往先塋祭奠，致敬盡禮。祭畢，便與叔父作別起身。文安員外執意強留不得，只得整備酒席，於十里長亭之外，慙慙餞行。文探花也不忍一日輕離叔父，但難捨小姐恩愛，慮恐久盼不到，或者再有前番光景，反為不妙，因此顧不得叔姪深情，所以勉強淚別。

卻說姑蘇隔臨安千有餘里，計日趨程，不多日就到臨安。那李岳叔丈，知道探花姪婿回來，便去換了深衣大服，親自遠遠迎接。文探花就與郵亭中相見，一味親情體面，並不提舊事半句。你看這李岳體面上雖是這等行，心中自知有愧，不曾唱得一個喏，倒說了無數甜言媚語。裝了許多奴顏婢膝。世上小人欺貧抱富，前倨後恭，非止李岳一人而已。文探花雖是一意容忍，也未免要從中點綴，就說道：「小姪婿是飄流蕩子，昔為偷花賊，今作探花郎，皆賴叔丈深情，所以得有今日。不然，非死填溝壑，即流落江湖也。」李岳道：「探花大人，豈不聞君子有容人之量，又道大人不作小人之過。若再提起前言，誠令人赧顏無地矣。」有詩為證：

其一：

深謀密網真奸險，羅織賢良惡匪輕。

誰想今朝重見面，羞慚無地可為情。

其二：

堂■筆下完婚日，預識荆卿是貴人。

假使謹持三尺法，而今相見也生嗔。